

星期天夜光杯

濮哥的谦卑



扫码看视频

◆ 烁 渊 ◆

我写的濮存昕濮哥，一鳞半爪，挂一漏万。但是，我对他的谦卑认知，感受至深，似有开悟。他处处礼让，唯把一片有待开垦的艺术原野留给自己。这几年，从表演到导演，七十岁开外，还在深耕剧坛。别开生面的新版《哈姆雷特》《雷雨》等亮相舞台，令人刮目相看。昂扬的创造力，属于孜孜不倦的谦卑者。



濮哥不仅是上海，也是全国演艺界喜欢的“好朋友”。几个月前的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庆典，名伶齐聚，场面辉煌。

然而，有谁知，就是这场颁奖盛典的舞台幕后，曾一度出现秩序“混乱”。那天，组委会安排濮哥与陈少云先生一起，为十位主角奖得主颁奖。

按英国戏剧行规，大幕开启之前三十分钟，称为“候场时间”。濮哥正在副台候场，忽然涌来一群俊男靓女，要求单个与他合影。二十多位获奖者争先恐后，一众舞台工作人员也乘势而上，场面瞬间失控。濮哥有点招架不住了，他一边点头应允，一边略带自责地说：“啊呀，啊呀，我破坏秩序了！我破坏秩序了！”

获奖者毕竟都有高度文明素养，立刻排起了长队，依次逐个上位，与自己仰慕的偶像合影，个个脸上泛出满足的笑容。

凡是追着明星要合影的，一般是影迷、戏迷的做派。可现在这些抢着要与濮哥合影的，大都是各个剧种领军人物，也是被粉丝宠惯的名家，有的甚至是被称为“国民男神”的大咖。凭什么，濮哥成为名家追逐的名家？

前些年，我在上海制作了几场专题诗歌朗诵音乐会，多次去北京观摩、探讨与邀请，与濮哥过从甚密。我感觉到，他身上有一种同道无人能及的“谦卑”，而谦卑就会有超强磁场。有几件往事，留在心上。

八年前的10月3日中午，我在虹桥机场出口，等候濮哥与蒋雯丽。他们俩是首届秋·思朗诵音乐会的特邀名家。开演前一天，我带了两辆车赶到虹桥机场迎接。一辆是GL8七座商务车，拟安排濮哥与雯丽及她姐姐文娟就座，我作为向导与他们同车；另一辆车，准备装载几位的行李。

大约12点半，接到三位贵客，几乎同时，我身后穿出两位姑娘，走向雯丽献花；并表示要护送雯丽到酒店。文娟轻轻告诉我，她们是上海影迷代表。我当然表示欢迎，心里却一沉。增加两位不速之客，商务车势必要满座，而且坐者间距局促，大有不敬之嫌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濮哥抢先一步，跨上了商务车，钻进末排三人座的左角，几乎是蜷缩在角落里。他对两位影迷招招手，示意请她们坐到他身边。两位姑娘有点犹豫。雯丽忙说：“濮哥，别，别，你不能在那里。”

“挺好的，挺好的。”就这样，他坐实了。商务车末排满座三位，几乎是肩并肩、脚碰脚，动弹不得。雯丽与文娟没得选，“被迫”落座在靠近车门第二排的座位上。中间有过道，左右各一座，上下便捷，应该是车上最舒适的位子。濮哥坦然把它让给了雯丽姐妹。她们不断回头与濮哥交流，主动找话题，看得出姐妹俩的内心不安。

我也如坐针毡，总觉得慢慢濮哥，暗怨自己没有做好十足准备。可是，他一路谈笑风生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丝毫没有架子。这决不是“作秀”，是他的处世真相早成为他呼吸般的自然存在。

我在东艺开了个“秋·思”新闻发布会，邀请濮哥与尚长荣先生一起出席。尚先生是濮哥的前任，现在是“中国剧协”荣誉主席。这次我请他出演朗诵毛泽东的《浪淘沙·北戴河》与曹操的《观沧海》，南北两位领衔主演相遇，交谈甚欢。

在离开贵宾室的时候，濮哥执意请尚先生先走，尚先生横跨一步，请濮哥先走，他硬是不肯。两位主席推来推去，相持不下。主持人奔过来催场。濮哥对尚先生说了声：“长者为先，请——。”他的礼让，总有令人无法拒绝的理由。

新闻发布会安排在东艺B1的一个空间，媒体座位五六排。第一排九个位子，怕嘉宾坐错，座位上贴了名字。按礼仪常规，同等职务，以现任为先。所以第一排正中间的座位贴上了濮哥的名字。尚先生座位在他左边。两位主席进场的时候，当(演)过“公安局长”的濮哥动作敏捷，他一眼看见座位上的名字，连忙把正在与几位领导打招呼的尚先生，请到自己的座位上，不待尚先生看清座位名字，濮哥已经一屁股落座尚先生左边。待尚先生上台发言结束，回到座位的时候，瞥见濮哥名字，恍然大悟，欲调换已经来不及，只能接受这样的“错位”。濮哥对前辈都是这样谦卑与敬重。奠定艺术家的文化地位的，不是“席位”，而是理智与自律的修为。

在新闻发布会的讲坛上，尚先生说，戏曲表演是“千斤说白四两唱”，称朗诵是自己学习说白的好方法。濮哥则说自己文化不高，16岁去农村锻炼，朗诵是自己补习文化、提高话剧台词能力的路径。两位剧坛“顶流”，都是这样谦逊好学。艺术创作无止境，只有谦卑者才能登顶。

东艺音乐厅的后台有大小化妆室六间，我把VIP单人套间留给濮哥，他坚决不要。大化妆间里的几位上海名家，也都表示应该请濮哥进VIP。后来，是因为几家媒体记者要采访他，怕影响他人化妆与深入角色需要的安静，濮哥才接受了我的安排。但是他提了一个条件，必须请比自己年长的“佐罗”童自荣一起进VIP。虽说他是个“主席”，可他不愿意接受这些特殊的待遇。在大家眼里，他就是个十分随意的邻家兄弟。

3

空等一个多钟头

内心底色的曝光，总是在防不胜防的意外场景。第二届秋·思朗诵音乐会，是在一年之后的10月14日。事先，说好我开车直接去虹桥机场迎接濮哥。计划他上午11点到达。

上午8点钟，我从杨高南路出发，备足了路上时间。冷不防，右侧车道的一辆大卡车冲上来抢道，撞掉了我车右边的反光镜。交通事故处理结束，我坐了同事的车直奔虹桥。一场飞来横祸，害我“晚点”。

偏偏濮哥的这个航班提早到达，加上我迟到，他在彩虹桥上足足等了一个多钟头。彩虹桥在机场到达大厅的二楼，没有行李托运的旅客，可以从这里出站。我奔进一楼大厅，抬头向桥上招手。手势类似致敬，实际上是深深致歉。

只见他头戴一顶鸭舌帽，一身蓝色的卡其外套，背后一只双肩包，右手一个行李箱，不修边幅，伫立桥上。他出行时身边从来没有助理之类。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，他俨然是一个普通行者。

其实他不普通。濮哥23岁入行，先后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、华语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、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最喜爱的男演员奖、中国戏剧梅花奖、中国话剧金狮奖等。奖项之多，不胜枚举。

他在舞台上塑造的李白、白嘉轩、李尔王、哈姆雷特、林则徐等，将录入中国话剧表演的图谱。电视荧屏上年轻“公安局长”英俊、果敢的帅气，“英雄无悔”的豪气，被全国观众追捧；演艺界曾称其为“濮帅”。“普”与“濮”谐音，意思是说生活中的濮哥，身上有一种并不引人注目的朴素帅气。

他在文艺界独得“全国道德模范”称号、入选年度“感动中国十大人物”。德艺双馨，一身荣耀。濮哥的谦卑，源于内敛的自信与清醒。

彩虹桥上一见面，我连声说明“晚点”情由。“没事，没事，正好熟悉一下虹桥机场。”他笑说。

刚进大厅的瞬间，心底曾掠过一丝“恐惧”，我怕见常人久等之后难免的面有愠色。然而，濮哥却还是如此和颜悦色、气息温润，我如释重负。我感谢他的宽恕，留给我无损的尊严。谦卑者总是那样善解人意、仁慈善良。

4

把光彩让给别人

前些年，濮哥创造了一个“听见美”的诵读品牌。我连年赴京去保利大剧院观摩、学习。首场演出，濮哥邀请了中阮大师冯满天。策划团队提议这场演出的标题为“听光满天”。他们认为濮哥的社会地位高一些，又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。这些理由都被濮哥否定了。他把标题改为“满天听光”。濮哥对合作伙伴，都是那样敬重，总愿意把自己置于他人之后。

在首届秋·思朗诵音乐会谢幕的时候，观众把热烈的掌声献给这位远道而来的领衔主演。然而，他请出了我，并领头唱起了儿童歌曲《我是公社小社员》，全体演职人员齐声附和。我是这首歌的词作者，濮哥把演出的成功归于制作人。把荣誉礼让他人，这也是濮哥在舞台上的一种常态。

艺术，对于艺术家既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补给，也是输送一种人生价值的认同。然而，艺术的这种补给与认同的输入，需要一个谦卑者才有的旷达心境。濮哥半世纪艺术生涯，创造无数崇高的人物；同时，也净化了自己。已成为北京人艺“镇院之宝”的《李白》，他演了35年，出神入化，深度浸淫诗仙魂牵山河的大义与超世脱俗的澄澈情怀。那部他主演、荣获多项大奖的电影《一轮明月》，照亮了他心灵的旷野。弘一法师历经灿烂之极又归平淡的空寂，成为他仿效的楷模。角色与演员，都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相遇。濮哥感恩这种相遇，在一次次创造人物的过程中，铅华洗尽，珠玑不御，追求愈发纯粹。

在崇尚个人的现代社会，濮哥的谦卑是对俗世的无声警醒。好在他的谦卑，产生了非对抗性的吸附。“劳谦虚己，则附之者众。”许许多多中青年艺术工作者都在走近他，愿与他为伍。这些自觉追随，显现出榜样真正的力量。

在京城，在圈子里，无论长幼，都称他“濮哥”。无论是过去他在北京人艺当院长的时候，还是现在当剧协主席，都这样称呼他。这个称呼，是对他人格的认同与尊崇。

白岩松说，也许多年以后，没人知道他本名“濮存昕”了。



钻进末排角落里